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乙種第二冊

開明書店敬贈

葉聖陶 徐調孚
郭紹虞 覃必陶
合編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乙種
第二冊

開明書店印行

序

我們編這部讀本，預備給自修國文的人應用。如果教師們認為可採，取作學生的補充讀物，或者選作講讀的材料，也可以。

白話文言混合教學的辦法，是十一年編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的時候開的頭。到如今二十多年了，沒有改變。有些人關心這件事情，以為混合教學雖有比較與過渡的好處，也有混淆視聽與兩俱難精的毛病。二十年來國文教學沒有好成績，混合教學也許是原因之一。他們主張分開來教學，讀物要分開來編。我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這部讀本就分開來編，甲種六冊專選白話，乙種三冊專選文言。用起來到底比混合編的本子好還是不好，當然要待試用了相當時期之後纔可以知道。

在甲種本的序文裏，說了我們編這部讀本的宗旨與方法。現在這是乙種本，專選文言的，單就文言教學說幾句。一個青年開頭讀文言，語彙與文法大多是生的，就一個個字看，也許都認得，把許多字連起來看，可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因此，語彙與文法得一點一滴的教學，又得研究各各的用例，與白話對照，比較。經驗累積得多了，纔可以達到通曉的地步。老師的指點固然很

關重要，可是讀者自己多讀多想尤其要緊。能够熟讀當然最好，因為熟讀就是把那種話（文言）說慣了。

乙種本選的多數是短篇。要逐字逐句的揣摩，短篇纔不至於引起厭倦。各篇的內容都是現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就體裁說，以記敘文為主。文言的議論在歷來的國文教學上已經發生了不少毛病，所以我們選議論文特別謹慎。

在每篇文字之後，我們寫了短短的幾句，大多關涉文法方面。能在文法方面多加思索，距離通曉文言的境界也就不遠了。可以思索的當然不止這些個，我們寫的不過舉例而已。

這部讀本另外有注釋本，各篇都作詳盡的注釋。讀者可以就需要選用一種本子。

三十六年八月，編者。

目次

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一
桃梗與土偶	戰國策	二
齊奄家貓	劉元卿	三
雜記	薛福成	四
小港渡者	周容	五
弈喻	錢大昕	六
記瞽者渡	劉大紳	七
齊田氏	列子	八
伊索寓言四則	林紓	九
雪濤小說二則	江盈科	一二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一三
龍井題名記	秦觀	一五

記九溪十八澗……………林紆 六

遊潼關記……………沈復 七

記煙霞紫雲二洞……………姚光 〇

樂山通信……………葉聖陶 三

使魯日記……………姚鼐 三

求闕齋日記……………曾國藩 三

立志……………高一涵 七

論毅力……………梁啟超 六

有恆與保守……………蔡元培 〇

與陶少雲書……………左宗棠 三

記造橋和尙……………張謇 三

費太公……………錢基博 三

柳敬亭傳……………黃宗羲 七

愛迭生之幼年……………唐鉞 〇

促織	袁宏道
芙蕖	李漁
荔枝圖序	白居易
題畫	戴表元
李龍眠畫羅漢	黃淳耀
雜記	高士奇
雨勢	張元長
記異	陸心源
以類爲推〔耶方斯原著〕	嚴復
神話與傳說	魯迅
金字塔	沈德鴻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七絕四首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逢入京使

江南逢李龜年

燕詩示劉叟

李 白 珣

岑 參 昱

杜 甫 兗

白 居 易 甄

五十步笑百步

開明書店敬贈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一」 「五十步笑百步」早已成爲一般人習用的譬喻。孟子用「五十步」比梁惠王，用「百步」比鄰國，言外的意思是什麼？究竟「五十步」該不該笑「百步」？

「二」 「盡心焉耳矣」句中「焉」「耳」「矣」三個字是否都是助詞？三個字連起來是怎樣的語氣？

「三」「直不百步耳」，現代語怎麼說？

桃梗與土偶

戰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

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

孟嘗君見之。

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

孟嘗君乃止。

「一」這篇裏有兩個「固」字，一個假借作「姑」字用，意思是「姑且」。這是哪一句裏的「固」字？

「二」古代人寫文字不十分嚴密，常常把重要的詞省去。「謂孟嘗君曰」一語省略了一個主詞。是什麼？

「三」這篇裏有兩個不同的第一身稱代名詞，三個不同的第二身稱代名詞，能夠舉出來嗎？

齊奄家貓

劉元卿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

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曰『龍貓』。」

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

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

又客說之曰：「大風颯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

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圯矣。牆又如鼠何？即名曰『鼠貓』可也。」

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即貓耳，胡爲自失其本真哉！」

「一」 「客說之曰」的「說」字，音義和普通用的都不同，要注意。

「二」 在這篇裏，「誠」「固」「故」三個字意義相同嗎？

「三」 「如……何」也可以作「奈……何」，等於口語裏說「拿……怎麼樣」。

雜記

薛福成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雀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

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哺，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焉槩於中者。而貓且眈眈然，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虜，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

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一〕「烏摩」就是「嗚呼」。這類摹聲的詞兒，寫法常不一定。能夠舉幾個例子嗎？

〔二〕「飛入室者三」是說「三次飛進室內去」，並不是說「三隻雛飛進室內去」。

〔三〕「哺」本是動詞，是哺乳的意思；但在「奪四五雛之哺」一語裏卻作爲名詞用了，就指哺乳的主體（雀母）。

小港渡者

周容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沈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慍爲戲。

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書崩，啼，未卽起。理書就束，而前門已牡下矣。

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一」 「尙可得南門開否」？現代語該怎麼說？

「二」 「也夫」是表感歎的語末助詞。據音韻學家考證，「夫」字古音爲「巴」，就是現在口語的「罷」。

「三」 末句重疊一遍，有什麼作用？

弈 喻

錢大昕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

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

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一〕「奕」就是下棋，這個字的寫法要注意。有些人常誤寫作「奕」。「奕」是另外一個字，意義是大。

〔二〕「一客數敗」的「數」字和「數之」的「數」字，音義相同嗎？

〔三〕「輒欲易置之」「予頗易之」「然試易地以處」三語中的「易」字，音義相同嗎？

記瞽者渡

劉大紳

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夷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渡以舟，而深如淺，強如弱，急如緩，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未之見也。

渡在竹園村至普棚，中間往來上下幾十里，過者日無慮數百人，從未有議及舟渡者。有瞽者過而惻然，遂爲倡，而羣和之；人日積錢一文，閱數年而渡以成。

利物，仁也；爲義，勇也；知克有濟，智也；無一日之間，誠也；瞽者非惟見水，且見道矣。

或曰：「始瞽者聞有涉而溺焉者，乃倡爲此，而卒底於成。」嗚呼，獨瞽者聞之也哉！

〔一〕「無慮」就是「共計」的意思，細講是不須詳細計數就可以知道。

〔二〕這篇裏有兩個「間」字，意義相同嗎？

〔三〕「底」本來是「面」的反面，名詞。這篇裏有個「底」字，作什麼解？詞性怎樣？

齊田氏

列子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

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一」本篇裏「祖」「坐」「次」等字，都與通常解釋不同。是什麼意義？

「二」有兩個關於思想態度的名詞，叫「主觀」和「客觀」。試就這篇裏兩人的話解釋這兩個名詞。

伊索寓言四則

林 紓譯

驢行野，聞草蟲鳴，悅焉，而欲效其聲。問曰：「爾食飲何屬，而鳴如此？」

蟲曰：「亦飲露耳。」

驢審飲露善，乃去芻而露飲。積十日，驢死。

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他蟲飢，過其側，乞粟於蟻。

蟻曰：「而胡爲不儲糧於夏？」

蟲曰：「吾方嚮夏風而歌。」

蟻笑曰：「君當夏而歌，則亦宜乘冬而眠矣，胡言飢！」

二人同行。一人拾遺斧於道，語其伴曰：「吾拾得斧。」

其伴答曰：「勿但言吾，當言吾輩。」

已而遇覓斧者於道。拾斧者曰：「吾輩危矣。」

其人復曰：「勿言吾輩，但可言吾。」

故天下惟能共險者，始可與共福。

行人賃驢而行遠。天方暑，炎精若窮其力以鑠人者。行人覓蔭莫得，乃伏於驢腹之下以避日。然驢腹僅蔽一人，而行人與驢夫爭蔽。

驢夫曰：「吾賃君驢，不賃君影。」

行人曰：「吾以錢賃驢，則影亦屬我。」

語不相下而鬥，迴顧已亡其驢。

故爭虛者喪其實。

「一」「而」可以作代詞用，同於現代語的「你」。試在這四則裏找找看，有嗎？

「二」「吾方嚮夏風而歌」，「君當夏而歌」，這兩語裏的「嚮」和「當」字，可以對調嗎？

雪濤小說二則

江盈科

楚人謂虎爲老蟲，姑蘇人謂鼠爲老蟲。

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闍童答曰：「老蟲。」

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

童曰：「非他獸，鼠也。」

余曰：「鼠何名老蟲？」

童謂「吳俗相傳爾耳。」

嗟嗟！鼠冒老蟲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

或曰：「從土裏生成。」

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

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

北人生而不識菱者，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

或曰：「啖菱須去殼。」

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

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

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

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

「一」 「姑蘇」「長洲」「吳」三個名稱，實際是指一個地方。「姑蘇」是明朝稱爲

蘇州府的一塊地方的別名，「長洲」和「吳」都是蘇州府管轄的縣，縣治同在府城裏。但在這篇文章裏，「長洲」的意義最狹，「余官長洲」就是說作者做長洲知縣。「姑蘇」和「吳」卻泛指這塊地方，並不限於長洲。

〔二〕「爾」字用在句末，常作助詞，同於「耳」。但「吳俗相傳爾耳」的「爾」是指示代詞，作「如此」解。

〔三〕「皆坐不知故也」的「坐」字，有「因」字「緣」字的意義（限用於說明罪惡錯誤的原由，如這篇裏就是說明錯誤的原由）。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

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僮者更道從大門入。

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

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

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

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

『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

王曰：「縛者曷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

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

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
土使民善盜邪！」

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一〕「何爲無人」和「何爲者也」兩語裏的「何爲」，意義相同嗎？

〔二〕「其賢者使使賢主」一語裏的兩個「使」字作用相同嗎？其他各句中的「使」字又怎樣？

〔三〕「楚聞之」的「楚」字作什麼解？

〔四〕這篇裏的「坐」字什麼意義？前一篇裏的「坐」字就從這個意義引申出來。能說明牠的所以然嗎？

龍井題名記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
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

矣。」

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一」 「比出郭」的「比」字，作什麼解？讀音怎樣？

「二」 「不時至」就是「至不以時」，現代語就是「不準時到」。

「三」 「行二鼓矣」的「行」字作「將」字解。

記九溪十八澗

林紓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

溪流道萬山中，山不隋而墮，踵趾錯互，蒼碧莫辨塗徑。沿溪取道，東瞥西匿，

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停於九也。余遇澗即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互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

其山多茶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籜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廚，若几，若函書狀。卽林表望之，滄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

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同遊者達縣吳小村，長樂高鳳岐，錢塘邵伯綱。

〔一〕 這篇文字描寫相當好，如「踵趾錯互」「蒲藻交舞」「如老人晞髮」「巖日翳吐」等語，都須細細揣摩，纔知其妙處。

〔二〕 「向理安寺路」，在口語中決不能這樣簡單，應當怎樣說？

〔三〕 「亭午」就是「當午」、「正午」。

遊潼關記

沈復

由河南閿鄉縣西出函谷關，有「紫氣東來」四字，卽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兩山夾道，僅容二馬並行。約十里卽潼關，左背峭壁，右臨黃河。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重樓疊堞，極其雄峻，而車馬寂然，人煙亦稀。

道署緊靠北城，後有園圃，橫長約三畝。東西鑿兩池，水從西南牆外而入，東流至兩池間，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廚房，以供日用；一向東，入東池；一向北折西，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遶至西北，設閘洩瀉，由城腳轉北，穿竇而出，直下黃河。日夜環流，殊清人耳。竹樹陰濃，仰不見天。西池中有亭，藕花繞左右。東有面南書室三間，庭有蒲萄架，下設方石，可弈可飲。以外皆菊畦。西有面東軒屋三間，坐其中可聽流水聲。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軒北窗下另鑿小池。池之北有小廟祀花神。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緊靠北城，高與城齊，俯視城外卽黃河也。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屬山西界，眞洋洋大觀也。

余居園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可覽園中之概。綠陰四合，夏無暑氣。琢堂爲余顏其齋曰「不繫之舟」。此余幕遊以來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間，藝菊數十種，惜未及含葩，而琢堂調山左廉訪矣。眷屬移寓潼川書院，余亦隨往。

院中居焉。琢堂先赴任。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輒出游。

乘騎至華陰廟。過華封里，即堯時三祝處。廟內多秦槐漢柏，大皆三四抱，有槐中抱柏而生者，柏中抱槐而生者。殿廷古碑甚多。內有陳希夷書福壽字。華山之腳，有玉泉院，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有石洞如斗室，塑先生臥像於石牀。其地水淨沙明，草多絳色，泉流甚急，修竹繞之。洞外一方亭，額曰「無憂亭」。旁有古樹三株，紋如裂炭，葉似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即呼曰「無憂樹」。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惜未能裹糧往登焉。

歸途見林柿正黃，就馬上摘食之。土人呼止，弗聽，嚼之，澀甚，急吐去。下騎覓泉漱口，始能言。土人大笑。蓋柿須摘下煮一沸，始去其澀，余不知也。

十月初，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遂出潼關，由河南入魯。

〔一〕 寫道署後園中水道，可據以繪圖。

〔二〕 「化形骨蛻」就是「死」，不簡單說「死」，一定要嚕嚕嚕說四個字，與陳希夷

（陳搏）有關係。聽說過陳希夷嗎？聽說過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嗎？

〔三〕 這一篇與前一篇同是遊記，讀過之後，覺不覺得前一篇嚴謹濃厚，這一篇疏散清淡？這分別從哪裏來的？

記煙霞紫雲二洞

姚光

湖上南北諸山洞以數十計，而煙霞紫雲爲最勝。

由石屋嶺而南爲煙霞嶺，邈迤而上則爲煙霞洞，再上則南高峯矣。洞適當山之腰，沿路上下，栽梅數千本，花時當更饒別趣。洞寬深，中可布几席，兩旁鑄羅漢等象二十餘尊。山骨玲瓏特異，鍾乳涔滴，佛手峯落石巖秀麗崢嶸，次第欹側而立。有亭翼然，遠挹諸山，蒼翠撲人襟袖。錢江如帶，風帆隱隱可數。蓋至此而空明奇絕，俯仰煙霞，超然物表，遠隔塵世矣。

紫雲洞在棲霞嶺，由寶石山葛嶺之麓斗折而上。洞側有僧寮。直下斜入，歷級二十餘，窅然而深，石勢峭聳嵌空。沿壁而進，徑仄苔滑，幽窈沈黑，疑不可通。摸索偃僕而入，陰涼徹骨。蝙蝠唧唧有聲，時掠肩而過。不十武，日光下射，倏然敞豁。右壁斜出，半覆半倚，隆如夏屋，中刻佛象。石根有泉淙淙。壁紋縷縷，色若暮雲凝

紫。簾樹森瘦，從裂紋上刺。其外怪石羅列，雜樹蒙密，四山環抱，谷風徐鳴。久憩此，覺別一世界，非復人間矣。

煙霞之勝在爽朗。奈近多冠蓋客，而石壁又爲僧夫題刻殆遍。紫雲以幽邃勝。人跡稀至，多瑟縮未能窮探。

余於乙卯季春二十八日遊煙霞，翌日，又遊紫雲，盡攬其勝。遊後半月，二洞之勝，擬想猶歷歷在目，乃走筆爲記。

〔一〕這篇與記九溪十八澗同是西湖的遊記，第一句的「湖上」就指西湖。

〔二〕兩字連語往往由雙聲字（兩字的聲母相同）或疊韻字（兩字的韻母相同）構成，如這篇裏的「玲瓏」是雙聲連語，「邈迤」「崢嶸」是疊韻連語。試就讀過的文章中再找找看。

〔三〕「冠蓋」指闊人，在修辭學上叫做「借代格」。「僧夫」卻不是。試給「僧夫」找一個借代詞。

樂山通信

葉聖陶

諸公均鑒：

久盼來信不得，悵悵日積。雖無切盼知悉之事，而展誦數箋，歡如良覿，窮居之人，極需此樂之沾溉也。今晨得信甚多，恍疑夢寐，樂不可支。

弟家居此，迄今日正滿一月。樂山名勝，首推烏尤，次爲凌雲。烏尤土名烏牛，象形也，黃山谷嫌其不雅，改爲烏尤。然烏尤何義，迄今尙未之知。是山兀立大渡河與岷江交會處，四面環水。秋冬水落，則有一灘與凌雲相連，可由此而之彼。全山蒙密樹，尤多楠木，大者五六圍。（此間楠木不以爲奇，尋常家具多用楠木製。棺材則貴杪木，不似下江之侈言楠木棺材也。）從樹隙外窺，則江水安瀾，峨嵋隱約雲表。山頂有郭璞注爾雅處，云實出附會。弟雖爲登陟，實無遊眺之佳興，不過說到過一趟而已。昨日下午，渡江訪凌雲寺，觀大佛，登東坡樓。山深秀，多樹木。大佛雕刻殊平常，而其大實可驚，以弟目測，其耳等於兩人之高也。

此地沿山，多見「蠻洞」。鑿山深入，高可容人，廣約五六尺，中有石臺壁穴。

相傳是昔時蠻子所居。有人考據，則謂漢時及其後之墳墓。其證爲（一）偶見有雕刻之罽罃，其圖案與漢代無殊；（二）曾於其中發見瓦棺之碎片。遂推斷石臺所以陳棺，壁穴則置明器。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卽爲墳墓，而蠻子據而居之，亦可能也。此爲天然之防空洞，惜太醜觀耳。

弟鈞上 二十八年一月

〔一〕 這封書信意在對朋友作個簡略報告，與前面幾篇着力在描寫風景的遊記，自不相同。

〔二〕 「可由此而之彼」的「之」什麼意義？這樣用法的「之」字，以前遇見過嗎？

使魯日記

姚鼐

戊子七月廿一日——巳初刻出門，微雨；行八九里，晴。三十五里至新店，小憩。又行二十五里，至良鄉。時山西考官秦澹初、王蘭圃與山東正考官朱克齋，俱已先到。各與小敘，而天復雨，遂各回寓館。至晚，雨甚；夜，止。

廿二日——晴。晨起，頗寒。道路經雨極淨，望大房山色絕佳。二十里至洪恩

寺，偕秦、王、朱同遊，作一詩。又行二十五里，至福聚寺朝飯。寺甚荒落，其地名挾河。又行廿里，過涿河。又五里，宿涿州南門外，與克齋同居一館。傍晚，復雨。克齋見余洪恩寺詩，有和章。夜，蘭圃來晤甚久。

廿三日——晴。與蘭圃別於涿州南行室之側。澹初先去，不及與別。蘭圃西行。余與克齋南行三十里，至三角淀早飯。又三十里，至新城，館於甘露寺。旁臨紫泉，上有茂陰，館舍極清。是日作一詩。

廿四日——行十里，過琉璃支河，其地本有橋，爲水所敗，以小舟渡。又行二十里，至白溝早飯。又四十里，至雄縣南關外宿。克齋見余收字韻詩，有和章。

廿五日——夜起，行十里，至十里鋪，乘小舟過趙北口。是時水決，高陽沿道田畝，盡被淹沒。舟中作一詩。天明行約十餘里，登岸至棗林莊。復乘舟十里至鄭州。水路穿城而出南門，乃舍舟從陸。十五里至代河早飯。又三十里，至任邱。同年商衡童初爲縣令，晤之。商云：舊朱龍河至任邱，河流至苟家莊入淀，沒塞其流，令東入淀。今年朱龍河決，西行故道，而下至苟家莊，則前阻隄閘，水不能過，緣道一百餘村盡被其害矣。現報災九分，以俟賑卹。

「二」日記是寫給自己查考的，爲求寫作的簡便，就不作詳細的描繪（作者愛描繪當然也可以描繪）。這篇文字雖不十分簡單，但句法簡單得很，幾乎沒有「語氣詞」，「關係詞」也極少用。

「三」「頗」和「甚」，意義是相同的。「雨甚」可以作「雨頗」嗎？「頗寒」可以作「甚寒」嗎？

求闕齋日記

曾國藩

十八日（同治元年九月）

早飯後，清理文件。旋見客，立見者十餘次，坐見者兩次。寫沉弟信一件，左季高信一件。午刻，萬箴軒來，久坐。中飯後，閱本日文件。至幕府叟談。旋又將本日文件閱畢，寫對聯七付。夜，寫楊厚庵信一件。核改咨札信稿。二更，入內室。閱梅伯言詩文集。三更，睡。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世，余所遇之僚屬尙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刻責懲

治者有年，而有觸卽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是日接沅弟十四日信，尙屬平安。

初二日（同治元年十月）

早飯後，清理文件。旋見客三次。圍棋一局。立見之客又七次。寫沅甫弟信一件。改信稿三件。中飯後，至幕府一敘。見客一次。閱本日文件。出城至鹽河，看黃南坡所鑄大礮解金陵者，共五尊，內萬三千斤者一尊，萬斤者二尊，六千斤者二尊。又至韓正國船上一看，憫其志盛而殉難也。申刻歸。因兩日不接沅弟信，旁皇憂灼，若無所措，擺列棋勢以自遣。傍夕，接沅弟廿三、廿六、七日三信，爲之少慰。夜，核批札各稿，倦甚。是日未刻習字一紙，久未摹帖，手又生矣。

〔一〕 既是日記，所記都屬當日事，何以這兩段的末了一句都加上「是日」兩字？

〔二〕 「甚矣余之隘也」翻做口語該怎樣說，試和文言比較一下。

〔三〕 「旁皇」卽「徬徨」。這類連語往往有好幾個寫法。能舉出些例子嗎？

立志

高一涵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立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己，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世人動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強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致使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捨此強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人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

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徼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之理，排除萬難，撥開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聽其自然，或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也。

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所淘汰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求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一〕「世人動曰」的「動」字作何解？

〔二〕「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兩個「稱」字音義相同嗎？

〔三〕試細辨「已然」「當然」「不然」「自然」「將然」「或然」六個詞語的意義。

什麼叫做「然」。

論毅力

梁啟超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

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蚤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毅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沮，繼焉以不遇知己而沮，繼焉以

艱難而沮，終焉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命布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

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憫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審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爲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搏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旁以待旦，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日又沈西，質終未融。於是蓬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仍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擣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爽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園籬之木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爲狂，號於室而奔告其鄰。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送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

- 〔一〕「厥」字在口語裏是不用的，文言也不常用。相當於常用文言字彙中的哪個字？
- 〔二〕「早晚」的「早」用同音的「蚤」字來代替。在文言中，同樣的例子還有。能舉出一二個嗎？
- 〔三〕「遊說……」和「建白……」，句法完全相同，「遊說」可以和「建白」對調嗎？又，「笑之」可以和「斥之」對調嗎？如果不可以，為什麼？
- 〔四〕「初焉」「繼焉」「終焉」在口語裏該怎樣說？

有恆與保守

蔡元培

有人於此，初習法語，未幾而改習英語，又未幾而改習俄語，如是者可以通一國之言語乎？不能也。有人於此，初習木工，未幾而改習金工，又未幾而改習製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無大小，器無精粗，欲其得手而應心，必經若干次之練習，苟旋作旋輟，則所習者旋去而無遺。例如吾人幼稚之時，手口無多能力，積二三年之練習，而後能言語，能把握。況其他學術之較為複雜者乎？故人不

可以不有恆。

昔巴律西之製造瓷器也，積十八年之試驗而後成，蒲豐之著自然史也，歷五十年而後成，布申之習圖畫也，自十餘歲以至於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遷其業，亦烏足以成名哉？

雖然，三子之不遷其業，非保守而不求進步之謂也。巴氏取土器數百，屢改新窰，屢傳新藥，以試驗之。三試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爲告成矣；又復試驗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繪花卉蟲鳥之形於其上，而後見重於時。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後公諸世。布氏初學於其鄉之畫工，盡其技，師無以爲教；猶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縱目於美術界之大觀；猶不自足，立志赴羅馬，以貧故，至佛稜斯而返，繼止於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達羅馬，得縱觀古人名作，習解剖學，以古造象爲模範，而繪之，假繪術書於朋友而讀之，技乃大進。晚年法王召之，供奉於巴黎之畫院。未二年，卽辭職，復赴羅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雖老，吾精進之志乃益奮，吾必使吾技達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試之成績自畫，蒲氏以初稿自畫，布氏以鄉師之所受，巴黎之所得自畫，則其著作之價值，又烏能煊赫如是！是則有恆而又不涉於保

守之前例也。無恆者，東馳西騖，而無一定之軌道也。保守者，躑躅於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恆者，向一定之鵠的，而又無時不進行者也。此三者之別也。

〔一〕「烏」是個疑問詞。在文言中，和「烏」字相類的還有些什麼字？

〔二〕「自畫」的「畫」字，音義怎樣？

〔三〕「馳騖」的意義是「奔跑」，本來是連在一塊的，但也可以拆開來構成「東馳西騖」的形式，意義可仍是「東西奔跑」。文言中類此的句法很多。

與陶少雲書

左宗棠

學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須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爲要。

事無大小，均有一當然之理，卽事窮理，何處非學！

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卽腐。」張乖崖亦云：「人當隨事用智。」此爲無所用心一輩人說法。果能日日留心，則一日有一日之長進；事事留心，則一事有一事之長進。由此積累，何患學業才識不能及人耶！

作官能稱職，大不容易。作一件好事，亦須幾番盤根錯節而後有成。昔人事業到手，卽能處措裕如，均由平常留心體驗，能明其理，習於其事所致。未有當前遇事放過，而日後有成者也。

〔一〕 比較「卽事窮理」「不流卽腐」「卽能處措裕如」三語裏的「卽」字。

〔二〕 「須……爲要」，「爲要」與「須」呼應。「習於其事所致」，「所致」與前面哪個詞呼應？

記造橋和尚

張 謇

和尚，海門六堆鎮人。早年種田，爲木工。茹素信佛。旣娶妻生子，便薙髮出家，受戒於杭州靈隱寺。

和尚以爲出家爲僧，受十方供養，尤當有益於人；海門求一事有益衆人者，無過造橋修路。路猶易修，橋則易壞。海門縱窄橫長，貫上中下沙不過百二十里；願於孔道盡造石橋，便利行人，爲學佛初步。

發是願已，乃先從六堆鎮始，漸次而西。初營一橋，募捐甚難。每至一家，頌佛勸說，無多寡皆受，受則記於冊。或時晚主人留宿，則終夜卽牀趺坐。詰晨黎明起，持帚爲主家掃地；或值田作時，覓鋤鍬爲主家治田；早膳後行。意以力役報餐宿恩也。

橋所須貲募竣，徒步往蘇光福大焦山買石。肩一連襜：一襜置乾餅餌，一襜置錢物。塗行以步，阻水乃船。飢則就人家以一二文買湯茶，探餅餌而食。至晚，無可宿之家，則投舍。費皆以平日擘經所得自給，不動所募毫釐。石與工至，和尚日自監視。工成，列款揭榜於通衢，由是獲信於人。西路橋竣，則轉而東。久之，募益易，成橋益多。歲再三往返蘇杭，尤信於其仕宦縉紳之母妻及於傭媪。又久則石戶、舟人、權役皆信和尚誠實。以是凡成一橋，價平而費省。他人造橋者亦輟轉託和尚。由是「造橋和尚」之名聞江南北。前後數年，成數十橋。清光緒元年，先君子治僑所「常樂」石橋，庀材鳩工，賴和尚贊助之力不少。

過往常主吾家。和尚於此一願外，無他能。見人訥訥，言若不盡意。略能誦家常經三五品，亦不能盡徹通大義。然佛言利他者，固有所成，不媿和尚名。凡欲自

治鄉里而謝不能者，可觀於和尚已。

「一」 「塗」是道路，這裏作陸路解。

「二」 「歲」就是「年」，這裏作「一年之間」解。

「三」 「謝不能」就是「推諉說不能夠」。

「四」 「發是願已」，「可觀於和尚已」，兩個「已」字詞性和作用相同嗎？

費太公

錢基博

費太公大猷，南通縣人也。兄弟五六人，皆拳勇有氣力，而公次居長，壯魁於諸弟，柱兩臂，能舉重八百斤。

以販海蜃赴吳門，單舸棹揚子江。中流遇盜舟數十，猝傍公舟，躍入各爲隱語，如俗所傳古水盜，叱喝曰：「汝啖過刀麪，抑落湯餛飩耶？」過刀麪者殺之之詞；落湯餛飩者，溺之之詞也。

於斯時也，凡稔公者皆不意公之能力敗諸盜也矣；而公則大呼曰：「吾魚鹽販

也。安所得金寶纍纍爲諸君壽？願悉所有海蜃，獻以買吾生。」海蜃厥形如鐘，肉柔美可食，歐儒所謂腔腸動物，海味也，俗稱之曰「海月」，濱海漁人捕之，漬鹽盛木桶，致遠地質十一利，公實資之以爲生焉。

諸盜聞公言，不理，攢公手足，駢縛置艙，爭舁其桶。桶巨於牛腰，高四五尺，度可重五六百斤，卽盡數盜力而不能勝。公以面貼艙板，仰首言曰：「諸君釋我，請以舉之。幸無以勞諸君。」言未已，輒潛氣鼓運，併力撐擎，縛繩寸寸截。起，從容舉桶，移盜舟如移几案。盜相顧喑愕，叩問公姓氏居所。公乃曰：「吾江北費大猷也。」盜則連頓首抵地，乞貫死。公笑移桶還己舟，麾之曰：「去，去！毋溷我！」

諸盜莫不憚公之勇，而感其仁而惠也，伺公歸來，謁謝里中。織兒相率誣公爲窩盜，公曰：「是不過涎吾貲耳，全吾貲於盜，而失諸里子弟，何害焉！」厚賂遺之，乃已。蓋公視里子弟亦猶之其視盜，不欲以力勝而以度勝焉耳。嗚呼！公亦可謂人傑矣哉！

「一」 「公次居長，壯魁於諸弟，」現代語怎樣說？

「二」「十一」是「十分之一」。在文言中，「十一」兩字可作數目解，也可作「第十」解，又可作「十分之一」解，看上下文決定。

「三」「移盜舟如移几案」，在前一個「移」字下，省略些什麼？

「四」「度可重……」「以度勝」兩個「度」字音義相同嗎？

柳敬亭傳

黃宗羲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

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句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

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哈嗚噓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

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

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於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

寧南南下，皖帥欲結歡寧南，致敬亭於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

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

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

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

「一」「演史」就是「講史」，和「小說」是宋朝說書人四類中的兩類。「講史」是講歷史故事的，「小說」是講戀愛、鬼怪、武俠等故事的。

「二」「句」就是「鉤」，意思是「鉤勒」，「描摹」。「句性情」是說說書人要描摹所說的人物的性情。

「三」莫生批評柳敬亭說書的三句話是三層境界，越後越精深。試憑自己的經驗加以證明。

「四」「爾汝」在這裏作什麼解？

「五」「亡何」和「亡命」，兩個「亡」字音義相同嗎？

愛迭生之幼年

唐 鉞

愛迭生，當代之大發明家也。生而健碩，貌莊而性和。自幼已喜卽物窮理，求其故而不得，則刺刺問人，強聒而不舍。其父以爲無慧，鄉人亦無聞於其言也。千八百五十四年，其家遷於密歇根邦之休輪城，送愛氏入休輪公立小學。受業三月，塾師以爲資質愚鈍，令其退學。其母主教席有年，知其子之可教也，則令其學於家。

愛氏凝重而強記；其讀書未嘗有畏難之心，即索然寡味之篇段，亦必求解而後已。而其母復循循善誘，故進程至速。九歲即通書數；於歷史地理亦略窺門徑焉。

愛氏十一歲，販售書報於休輪第處累鐵道車上。以餘資僦一室於車中；內置印刷機一，轉墨筒二，活字版一具，電報機數事，化學品數瓶；蓋愛氏之印刷部及理化試驗室皆在其中矣。

當是時，愛氏髮紫褐色，蓬蓬然蒙其首，不大悶癢，不櫛沐也。履色灰敗，終不澤。衣則購賤價者衣之，敝即棄去；雖垢甚，未嘗澣。喜推究科學之理，恆以書自隨。與之語，不大酬答；時亦劇棋，然隨意落子，初不審勢；人以此知其思之深也。然愛氏雖好學，而不忘操奇計贏。時美國方有南北之戰，會有要聞，則電請前站爲張廣告；迨車抵站，則購報者麇至矣。以是獲厚利。又創辦週報，探訪、編輯、撰論、印刷、發行，均自任。其報頗足觀。當其盛時售至七百份之多。愛氏是時纔十有五耳，而能若此，識者已知其非常兒矣。

【一】「亦必求解而後已」的「已」字是助字嗎？和造橋和尙中哪一個「已」字相同？

〔二〕「劇」就是「戲」，「劇棋」就是「下棋爲遊戲」。

〔三〕「電報機數事」的「事」字什麼意義？

促織

袁宏道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饒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鬥以爲樂。

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

兩種皆不能鬥，故未若促織之盛。

「一」 「俗耳」的「俗」是形容詞，但所形容的卻不是「耳」。是什麼？

「二」 在文言中，各種動物的鳴叫各有相當的用字，如「蛙吹」「鶴唳」都是。能再舉幾個嗎？

「三」 聲音「如金玉中出」，有過這種經驗嗎？

芙蕖

李漁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於水者曰草芙蓉，產於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於茂叔而襲成說於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

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既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颻之態，無風亦呈嫵娜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應得之資者也。

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爲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蓮之利，有大於此者乎？

〔一〕「荷」「芙蕖」「蓮花」「藕花」是同義詞。

〔二〕「請備述之」就是「請讀者容許我詳細的說出來」。

〔三〕「可人之口」就是「適合人的口味」，簡省作「可口」，是常用的。作者依「可口」的例造成「可鼻」「可目」的新詞語，讀者當然可以懂得。但那是不通用的。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一〕這篇寫荔枝全用比喻。句式相同，可是相同之中有變化。試把相同處和變化處一一指出來。

〔二〕末段什麼用意？

題畫

戴表元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

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

昔有送長緋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

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一」 「欲樹卽樹，欲石卽石，」口語怎樣說？這裏省略了些什麼字？

「二」 讀了這一篇，不知道趙子昂在這長手卷上畫的什麼。作者爲什麼不寫明白？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

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履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

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

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

〔一〕這篇第一段有兩個「有」字，與什麼字相通？這個「有」字在數目裏該怎樣用？現代語說數目，有相同的情形嗎？

〔二〕「軒渠」是兩手高舉，原來形容「笑」時的樣子，轉作「笑」的意義。文言中代替「笑」字的詞語很多，試舉出幾個來。本篇裏有嗎？

雜記

高士奇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

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匱、筆、研、咬壺、棋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鉚鉗而觀之。

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黏連之迹。名鬼工球。

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窰堵波，高二寸許。鋸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輒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

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搜剔而成。

〔一〕「直大內」的「直」字什麼意義？

〔二〕「百種」和「百孔」，兩個「百」字作用相同嗎？

〔三〕「窰堵波」就是「塔」，這是梵文的譯音。

〔四〕作者所見的象牙球是一個還是幾個？

〔五〕二十四隻小酒杯怎麼會像個塔？

雨勢

張元長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

雷鳴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溼鼓。

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墮。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俛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

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

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

〔二〕 前兩篇是記幾件靜物，這一篇是記一種動的景象。我們讀了前兩篇，彷彿親眼看見那件東西；讀了這一篇，憑自己的經驗，覺得大雨時候的確是這麼一種境界。這就是這三篇文字的好處。

「二」 試辨別這一篇一共描寫了幾種境界。

記異

陸心源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日晴朗。將晡，雷聲殷然，有大風從西來，如萬馬奔馳，如怒潮洶湧。黑雲壓檐，大雨如注，屋瓦盡飛，約炊許始定。湖州府城之南街蓮花莊，及城南之郭西灣沈店橋，城東之烏山二里橋等處，民居半毀，壓斃數十人。歸安縣學牌坊二，拔大榆樹一，拔愛山臺下王氏宗祠大銀杏樹一。而城北十里外居民，若不知也者。聞杭州、紹興同日被風尤烈。

是日，余以祭先資政墓，至城南三十里之逸邨。乘風挂帆而歸，快甚。未至九里山里許，風勢漸猛，忽見四山如墨，亟呼舟人收帆，風已吹舟入葦中，簸盪者再。須臾，至碧浪湖，則見覆舟滿湖矣。蓋風勢自西而東，九里山在碧浪湖南，不當其衝，故舟得亡恙。

是日也，屋有對衡望宇而毀完殊者，樹有同植並列而折全異者，論者以爲龍爪所及則毀，不則全。愚以人事論之：對衡望宇而毀完殊者，其毀者必舊居也，不則

雖新而功必竄。其完者必新居也，不則雖故而功必堅；亦有堅而反毀，竄而幸完者，其堅者必高而無所依，其竄者必低而有所倚者也。樹有同植並列而折全異者，其折者必老樹也，其全者必新樹也；樹老則蔭茂而根空，蔭茂則受風，根空則易折；樹新則枝低而本實，枝低則辟風，本實則難搖，理固然也。

嗟乎！宇宙不齊之故，古今難測之機，盡此矣！故君子語常而不語怪，任理而不任數，信道而不信神。

「一」 「若不知也者」，如果把「也」字省略了，行嗎？

「二」 本篇有兩個「許」字，前一篇也有一個，都作什麼解？

「三」 第三段作者「以人事論之」，與主張龍爪毀物的，思想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以類爲推

耶方斯著
巖復譯述

語有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吾人思忖，大抵執一事之已然者，以概同事之將然。電光忽閃，知將聞雷，以往者雷音常從電光之故。見黃員之果，知

其爲橙，而食之無害者，亦以往日見果，與此同形，而吾食之未嘗害也。此雖常法，而昔者澳洲之金礦，卽由是術而得之。其人名哈古里甫，嘗於美之加利方尼爲掘金之傭，忽集澳洲，見新南衛之山形，與其所見於加利方尼者相似，竊意外形類者，其內容亦必類也，由是試爲開掘，果得金焉。此二地所以得新舊金山之名也。

是爲最淺易之思辨，其名曰以類爲推。以類爲推者，固時時誤。夫使物果類而後推之，是誠無害。不幸物之形類者，其實不必類也。兩果兩菌，有極相似者，常人且以爲同物，而其一或食之而益人，其一或嘗之而有毒。菌常如此，夫人而知。卽橙亦有形極相似，至剖而食之，又爲他果而非橙者矣。故曰爲類推難。

人之服氈毳者，以禦寒也。見有用以苞冰，使長寒而不易化者，乃大怪矣。彼方謂事之同者，其得效必同，則氈之苞冰，法當使冰轉熱，而孰意不然。蓋氈之用，非禦寒也，實則服之使人體之熱不外散，故以苞冰，其用在使熱不內侵。此其同用異功，徒以氈之不善傳熱已耳。每見人家婢僕，於牆爐作火，有極可哂者焉。每欲火旺，則橫度鐵條於爐炭之間，意謂鐵條有神，能使火烈，歷次驗之，固莫不爾。不謂鐵條非能熱炭，其能使火烈者，政緣攝炭離鬆，而令空氣易入而已。何則？火燃，

人活，皆得氣而後能也。

〔一〕 試根據這篇的原理，考察前一篇所推論的對不對。

〔二〕 末段提出兩例，證明什麼？

神話與傳說

魯迅

昔者初民 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爲中樞，又推演爲敘說。而於所敘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故神話不特爲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爲文章之淵源。惟神話雖生文章，而詩人則爲神話之讎敵。蓋當歌頌記敘之際，每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以是神話雖託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如天地開闢之說，在中國所留遺者已設想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見，卽其例矣。

迨神話演進，則爲中樞者漸近於人性，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傳說之所道，或

爲神性之人，或爲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爲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媪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尙甚衆。

中國之神話與傳說，今尙無集錄爲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其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爲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得爲神祇。人、神、穀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可已，而舊有者於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燄也。

〔一〕 試述所知的神話或傳說。

〔二〕 「之事」「以存留」「而銷歇」都是從簡的說法，如果不從簡，該怎樣？

〔三〕 「卽其例矣」和「皆其例也」句法相同，「矣」字和「也」字可以互調嗎？

金字塔

沈德鴻

泰西各國，開化最早者必推埃及。其古代之建築，如金字塔，實最大之石室也。是爲埃及古王之墓，距開羅城五英里許。塔皆四方形，基礎之大，有至十三英畝者，漸上漸削，形如峻坂，至頂平處，僅大如桌面矣。石色黑，巨如櫃，略成階級，可拾之而升。遠望頗如天生成者，不見有斧斲之痕也。人立其下望之，杳乎不見其巔，遠在一里外望之，始見全形。塔立於曠野，平沙無垠，周二三百里。

塔之中部，約離地十三級之處，有隧道焉，狹而長，匍匐始可入。數十步後，豁然開朗。有大殿兩間，以花岡石構成。石經磨治，光滑如鏡，雖歲月已久，而鬪樺處絕無罅隙，儼若新成。此則五千餘年前之建築，而埃及王丘不四與其后之夜臺也。

觀此而知埃及古時建築之術已臻其極，規模宏大，藝術精妙，迥非今日所能及。觀其石壁接樺處之密切無縫，數千年而不變，足徵其技之神矣。殿中故有珍寶甚夥，然早經發掘，靡有遺矣。杜甫詩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誦之能弗爲之素然！然以五千餘年之古冢，至今尙存，不致夷爲平地，則建築之堅有以

致之，非偶然也。殿中尙有花岡石棺一具，棺開，帝后之木乃伊亦早散失。

埃及載籍，有記金字塔之建築工程師，言造塔之時，役人夫十萬餘，歷時二十稔。希臘大歷史家希洛道脫則謂工人所食之蒜葱等物已值金二兆許之多，則他可知已。又言未造塔時，蒐集木石，特闢大道以運之，開路工程歷六十餘年。全塔所用之石計有二兆餘方，大者每方重至六十餘噸。好事者曾約計其石數，而謂以之劈爲四寸厚之石板，可築一廣二尺之石道，以繞地球一周云。

〔一〕 我們通常說「基礎」，都是它的引申義，這裏用的是本義。

〔二〕 「巨如櫃」譯做口語是「大小像一隻櫃子」，但在文言中不能作「巨細如櫃」。

〔三〕 「故有」的「故」什麼意思？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

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

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錢。延之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癆瘵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烏乎，夫復何言！

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笥，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

亡後尙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煙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唯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

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村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嶠夷，違冢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又未及躬自展省。違離瑩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遂不得果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

吾生二十三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

吾死已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資，諗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穀臣先生之遺教也。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襲未生，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

炳麟白。

〔一〕「延之六月」的「六月」是作「六月份」解呢，還是作「六個月」解？爲什麼？

〔二〕「夫復何言！」口語怎樣說？

〔三〕「烟夷」是古代的地名，據考證，大約是現在的朝鮮，但這裏卻指日本。

七絕四首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逢入京使

岑參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一〕這四首七絕，所表現的情感有些相近，都抒寫一種離別的傷感，但悲傷的詞兒一個都沒有。

〔二〕舊體詩有字數、聲韻等的限制，詩又自有詩的表現法，因此句子的構造常和散文不同。試從這四首中舉出一些來。

燕詩示劉叟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一〕就修辭學說，使用疊字，能使文章的音節優美而和諧。所以在詩詞中用得更多。

〔二〕就文法說，疊字用作形容詞或副詞的最多，但也有屬於別種詞類的。試把這首詩中的幾個疊字分辨一下。

〔三〕把這首詩譯成現代語的散文

開明書店敬贈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乙種第二册)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七角

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葉聖陶 徐調孚
郭紹虞 賈必陶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Y (P. 34)

詐

50
449017
(4)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念六日收訖



〇七